

## 雕塑的现实考察

### ——诺特·维塔尔雕塑作品的可能性

从居住地阿加德兹（尼日尔）到诺图纳<sup>1</sup>（巴塔哥尼亚/智利）、纽约（美国），再到位于出生地贾蒂纳区的小村森特，这是瑞士艺术家诺特·维塔尔（Not Vital）漂泊的生命之旅。现在他在北京拥有一个建立了两年的工作室，用他自己的话说，“十多年后终于又拥有了一个雕塑工作室”。这个工作室有时会制作一些形体很大的作品，我们将在此次北京麦勒画廊举办的大型展览“NOT WHY”中看到它们。

维塔尔作品的核心是对他各个居住和工作地域的空间语境、经济语境以及文化语境的讨论，其发轫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并在当时已表达出一种平衡地区性问题和国际性问题的指导性理念。纽约的魅力曾经吸引大量的艺术家涌入，维塔尔也因此搬进 SoHo 区——与此相比，他现在则称自己“着迷于中国对艺术的热情”。各种有趣的创作可能性、巨大舒适的空间、活力充沛的艺术氛围和熔炉般充满张力的社会大环境让这位瑞士艺术家兴奋不已。

新的环境在作品中体现出来，这在维塔尔的创作中总是如此，也是对其观念上的说服力、精妙的讽喻和同时熟稔当地文化及其叙述传统的证明。雕塑作品《金烤鸭》外形上再现了这一传统美味的样态，但其外表却是金黄色的，以此直指中国高速的资本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扭曲。维塔尔还计划用更为极端的方式实现这个作品：要是哪个买家愿意掏出时价150万美元的原材料制作费，整只鸭子将会用纯金打造。

作品《（蒙古）牛粪》是一个铸铜雕塑，反映了这一在当地仍被广泛使用的燃料的形态，拓展了有关生态问题的探讨；维塔尔还用煤做材料，制作了一颗巨大的毛泽东下巴上的痣（作品《痣》），他是要告诉我们，这位伟大领袖留下的长长身影仍未消失。维塔尔幽默地用一语双关的方式至少在艺术层面上进行了矫正（“痣”（Zhi）与毛泽东的“泽”（Ze）按西方人的发音习惯恰巧是谐音）。

然而，维塔尔并未将他的雕塑创作单纯理解为一种社会反思行为，也将之看做针对当下现实的行动指导。他在西非的尼日尔设计建造了一系列粘土建筑，特别是在阿加德兹建立的一所被他称为“人类雕塑”的公立学校，突出地证明了他针对社会问题担负起的艺术家职责。在这个城市的中心，艺术家用粘土建造了一座金字塔，学生们可以坐在上面，一件艺术品由此就变成了室外校舍。维塔尔的雕塑常常巧妙地避开建筑概念本身的限制，某种程度上更接近维特鲁维式，即将建筑视为“最重要的艺术形式”的观念。

我们还可以在此次北京的展览中看到一些计划建造的建筑模型。值得注意的是，维塔尔完全不关心模型和真实建筑的功能区别。他在尼日尔完成的大量建筑完全都是在没有设计观念的情况下产生的，比如说在阿拉达布绿洲完成的赭色瞭望塔，建造的时候没有任何图纸或模型。与此相应，此次北京的展览将展示一个用钢材制作的作品，名为《看日落的房子》，实际上是这个瞭望塔的微缩版本。这是维塔尔喜欢玩的一种可能性和置换语境的游戏，不过某种意义上说，在北京这个烟尘遍布的地方建这么一座颇具古风的瞭望塔也是件很悖谬的事情。

无论建筑有何物理条件上的限制，维塔尔都赋予了它一种游戏般的、充满危险的涵义，这一点在一个名为《毕卡比亚美术馆》中体现出来。这个雕塑模型戏仿的观念是，围绕一件艺术品建造一个美术馆，美术馆的建造费用恰好和它里面展示的艺术品等价。与维塔尔在尼日尔实施的建筑相比，这个项目进一步消除了建筑与艺术的界限，并对社会赋予艺术的价值进行了反思。

维塔尔通过另一个雕塑项目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现实考察。项目名为《西非瓦加杜古公共车站模型》，主旨是设计建造一个公交车站模型。在“毕卡比亚博物馆”那个作品中表达的是物质价值与非物质价值之间戏谑性的平衡，而这个车站模型则展示了一种生存性维度。雕塑或建筑都要考虑它们的持久性和确凿性：而维

---

<sup>1</sup> 诺图纳是诺特·维塔尔买下的一座小岛，由艺术家本人命名，其名称“NotOna”是艺术家的名字“Not”和岛上土著居民群落“Ona”的合写。——译者注

塔尔设计的是一个装有“自然风”的公交车站模型，以建筑的方式对布基纳法索酷热的天气和贫瘠的国民经济做出回应。他说，这件作品把非洲的问题带到了中国，实际上是实施了一次艺术全球化的行为。

维塔尔最后用一个充满危险的雕塑作品向我们展示艺术如何直接产生效应。作品名为《不悦之物》，用高度抛光的不锈钢制成，外形让人想起人造卫星。物体圆形的躯干上一根树杈般的天线直冲云霄，天线上布满长短不一的尖钉，就像封闭式小区的墙上为了阻止私人领地被侵犯而安装的尖钉一样。艺术家说：“这个物体既吸引人，又有排斥性。”这个作品和维塔尔的其他作品一样包含了不同的意义层面，全新的形式尽管轻轻提醒着我们对其原初形式的关注，但那种古怪的美却将我们的感知引向新奇与未知。

文：Christoph Doswald

翻译：苏伟